●申功晶

# 江南的弄堂

我的家乡是江南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倘若把古城比作人的身体，那么，弄堂便是体内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血管。江南的弄堂，有点类似北方的胡同，著名作家萧乾先生形容北京的胡同“是一阙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如果说胡同是交响乐，那么，江南的弄堂无疑就是一管洞箫，其奏出的曼妙轻柔之音幽远深长。

寻常的弄堂两侧均为白墙黛瓦的普通民居。除了露天的街弄，还有封闭的宅弄，所谓“宅弄”，就是依附着宅院式民居内的次建筑，也就是隐秘于江南民居内的“堂”，又称为“陪弄”。翻开古城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古城内曾建起的高墙朱门的深宅大院，一个大户人家宅院里住着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五代同堂住在一个院子里，内外进出，均有宅弄相连，内宅弄，就是建筑在宅内，连接厅、堂、园及天井的交通主干线，细分起来，有备弄、陪弄、避弄……烟雨蒙蒙之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于这“悠长寂寥的雨巷”，摸不准还真能撞上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江南的雨，给江南的弄堂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调。

记得儿时，母亲带我去厂里的浴室，洗完澡回家途中，夜幕降临，为了赶时间早早回到家中，便领着我“抄近路”，不走大道，改走宅弄，当年的朱门豪宅几经变迁成了黑瓦白墙的普通民居，我们从一户人家的正门进入，跨过天井，穿入宅弄，头顶是封闭式的。宅弄深处，曲径通幽，不知深几许，行至尽头，方才豁然开朗，别有新洞天。我们足足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不过，母亲曾反复叮嘱我，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走这种弄堂。母亲大概是担心我一个小孩，走在弄堂里会感到害怕吧？其实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后来，我几乎每天上学、放学都独自一人走宅弄。一个人走宅弄还有许多好处，譬如，数九天寒、狂风暴雨的日子，封闭式的宅弄就成了一方遮风避雨的温馨小天地，走在里面，心头暖暖的。

我乐此不疲地穿梭于这些逶迤萦回的宅弄，脑海里浮现起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过的故事，抗战时期，地下党组织凭借这些迷宫似的弄堂将鬼子搞得晕头转向，东西莫辨。或许，当年，这种曲折迂回、“以暗为安”的低调设计正是江南士族为人处事奉行的理念。踩在攀满青苔的石板上，看着残留在弄堂两侧灰墙上的霉点，墙缝间的青苔，木板门上的铜环铁锁，须臾间，从某扇窗户里传出来几声地道软糯的苏州评弹或飘摇出一曲绵长哀婉的二胡……这些或明或暗、或宽或窄、或曲或直的弄堂，到底隐藏着多少传奇和回忆？

弄堂，是江南水乡抹之不去的胎记，它承载着幽幽乡愁，弄堂的名字，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纪念意义，譬如，南浔古镇百间楼河东脂粉气十足的的洗粉兜弄，相传是战国时期美女西施在河边梳妆，因此得名；上海高安路18弄内，曾住过“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故名大亨弄；明朝末年，文天祥任平江知府时曾寓居苏州阊门下塘，如今，斯人已逝，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血性却回荡在幽长的小弄堂里，长驻于姑苏百姓的心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南宋爱国英雄，将此弄命名为“文丞相弄”……这些大大小小的就弄堂像一位位冬烘道学先生，常年驻守着那一方并不宽敞的天地，而今，老宅成片成片被拆除，一种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在心头飘袅而起，儿时的弄堂已经渐行渐远，但回忆起来，仍亲切得让人难以割舍，江南的弄堂，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记忆线，把老城的昨天、今天、明天编织成一个个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它们留住了岁月的记忆，成了每一位江南人的精神依托和梦境家园。

当我再次回到家乡，重新钻进弄堂，才发现那份沉淀在心底记忆确是如此悠长深远，它是江南的命脉和江南的灵魂，江南的茶，让人越品越香，江南的酒，让人越喝越醇，而江南的弄堂，则带你进入一个浪漫悠长的梦境。

●郝冬梅

# 新华字典，就需要“新”一点

8月10日，《新华字典》第12版正式首发。新版《新华字典》一改以往的老面孔，呈现出几个新的亮点：一：增添了包括“网络新词”在内的新词达100多个，如“初心”“粉丝”“截屏”“二维码”“点赞”等；二：增补了50个字词新义新用法，包括“卖萌”“拼车”等；三：应用程序APP同步发布，通过新华字典APP扫描纸质书每一页的二维码，可查看当页所有字。

对于新华字典收录“网络新词”，社会和业内看法也是不同的，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当一批业内人士认为，如此收录“网络新词”降低了新华字典的档次，似乎有丢失文化底线的嫌疑。有的业内专家指出，一些“网络词汇”很可能就是一阵风，过不了多久就不再使用了，就好比演艺圈的演员一样，今天大家喜欢这个，明天大家喜欢那个，好多演员都是“昙花一现”，“网络新词”也是如此，将很可能“昙花一现”的“网络新词”收录新华字典意义不大。

这种说法自有一定道理，不过有点“老古董”的思维方式。新华字典一直以来就是“严肃的面孔”，词汇的收录是严肃的，词汇的解释也是严肃的，是“一副老学究的面孔”。而实际上新华字典也需要“多些活泼”，收录“网络新词”就很是接地气。“网络词汇”即便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昙花一现”也是“曾经出现”。新华字典将这些“昙花一现”的“网络新词”“时代新词”收录其中，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即便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人使用了，但是作为一种“曾经出现的词汇”也有记录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今后语言演变的研究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络词汇”都是有意义的，“网络词汇”也出现了不少不符合语言习惯和语言规范的情况，这就需要区别对待，“不符合规矩的”需要拒之门外，而“符合规矩的”应该宽容地使之进入新华字典。还有很多“网络新词”“时代新词”是有价值的，比如这次收录的“初心”“粉丝”“截屏”“二维码”“点赞”“卖萌”“拼车”等等，就含有正能量和新价值的属性。

新华字典不能只是“老词汇的沿袭”，还应该是“新词汇的记录”。因此，看待新华字典的收录“网络新词”不能古板教条，这不仅不是“文化失守”，还是“与新俱进”。“老词”有老词的价值，“新词”有新词的意义。而且，这种记录体现了文化，词汇，汉字演变的真实。总之，新华字典，就需要“新一点”。

●朱家托

# 洋荷姜

屋场东边，有一口清凌凌的泉水井。盈盈一井水，仿佛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井边有一块巨大的黑石头，汩汩的泉水就是从那儿涌出来的。

我家在井边有一块狭长的菜园地，母亲把它打理得翡翠欲滴瓜菜飘香……

井边黑石头旁有些泥土，但潮湿得很。井里升腾起的水汽，仿佛用手一抓，都能抓起一手水来。母亲常说：“寸土寸用。”可这泥土里能兴种什么呢？栽大椒，不行；栽茄子，不行；栽白菜，不行……

这不行，那不行，但有一种菜行：洋荷姜！

洋荷姜是生命力顽强的菜，阴暗、潮湿、贫瘠全不怕，照样长茎放叶，照样生根结果，那“果”呈现暗红颜色，有很多薄片，层层包裹，形状似笋，一寸来长。

果然，母亲在井边黑石头下面的泥土里栽种了洋荷姜，不久，就郁郁葱葱起来，真是“给点泥巴就翠绿，给点空间就长果”。

母亲采摘新鲜的洋荷姜，采摘新鲜的大椒，用菜籽油爆炒，装碗上桌，筷子夹着还冒着袅袅香气哩，吃到嘴里，真个五脏六腑都香脆醉了。

大多数情况下，洋荷姜是与豇豆一块腌制的，保存时间长。腌制后的洋荷姜与腌制的红大椒烧炒后，装入碗中，色彩妩媚；啖而食之，香而嫩脆，味而微辣，芬芳齿颊，久久不散。

屋场竹林下有一块地，被高高的竹子遮蔽着，终日难见阳光。这块地本是二伯母家的。后来二伯父一家搬走了，那竹林下的一块地，母亲接过手来经营着，栽下洋荷姜，却长得出奇得好。

我问：“为何能这样？”

妈妈笑笑说，“洋荷姜是感恩菜，你敬它一尺，它报你一丈。”

我想想，也是。水井黑石头边巴掌大的地，潮湿得够惨；竹林下的一块地，阴暗得够呛……母亲因地施策，栽种洋荷姜，让每一寸土地为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做贡献！

后来，我到山外读书，母亲把腌洋荷姜、腌豇豆、腌红大椒一并炒熟，装在小罐里，严严实实封口后，让我带到学校吃。那原生态“山乡菜”飘逸出来的色、香、味，与书本的芳香，与试卷上对勾(√)的甜蜜，交融而生动出一幅美丽的风景。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的许多年，洋荷姜始终是我餐桌上的最爱。除了喜欢到菜市场上买洋荷姜外，还自己兴种了洋荷姜。

再后来我退休了。在我住地的北窗外与围墙之间，有一狭长空地，几乎见不到阳光，而且又较潮湿，我移栽了洋荷姜，竟绿油油地生长着，当年就有收获，一番炒作，端上餐桌，芬芳齿颊……

儿子儿媳另住，但耳濡目染深得家传，自然把洋荷姜作为首选之菜，栽了一大块地，不消两个多月，也就摇曳翡翠了……

●胡玲

# 石竹花开

今年春天，我家阳台上的石竹没有开花，且险些夭折，仅剩下一簇绿叶在顽强挺立。

我对种花一窍不通，据种花资深人士说花都是浇死的，于是隔几天也不敢给石竹浇水，加上那时天天关注新冠疫情，又忘记给花浇水，结果本来青春靓丽的石竹突然在一天委顿下去，叶子基本枯黄死去。

幸有一簇不甘离去，死命撑着还在泛绿的细长的叶子，恋恋地仰望着天空。

我因疫情而蹙着的心一下变得更紧了。我赶紧给石竹浇水，经常去看望它，一脸歉疚。慢慢地，这一簇小小的石竹活过来了，且越来越大。再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那一簇绿叶沿着花盆向下垂落，蓬勃发展起来，像吊兰一般优雅又有活力，只是没有开花。

只要活着就好，开没开花没关系。每次浇水，我都微笑看着它，安慰着它，希望它越活越有精神。人到了一定年龄，越发怜惜生命了，我仿佛才明白似的。

我记得我小时和姥姥住在山里时，也曾有过一次种花的经历。那是一个大雪之后的冬天，我从一个小伙伴手中得到一枝腊梅，淡黄色的花，真香，在凛冽的空气中。山里的孩子没什么玩具，但喜欢花，比如兰草花、桃花、蚕豆花等等。我突然想将腊梅栽在院中。前院已有一棵桃树，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将腊梅栽在满是石子的很小的后院。几天过后，它都未倒，许多花苞都开了，我非常高兴。家里来了亲戚，我将她带到后院，骄傲地告诉她这花是我栽的。那亲戚夸赞道：真香！其实她已患重感冒，根本闻不到花香，只是为了不扫我的兴罢了，而我得意极了。但没几天，又一场大风雪之后，它还是倒在地上。那时的我，多么沮丧，我多么希望它能长成一棵大树，每到冬天，满庭花香啊！不过，那时的我到底还是个孩子，还有太多的事情吸引着我去探究，哪怕是河里的小虾，地上的小虫。很快，我就将腊梅的事忘却了。直到我回城里上学，在一个寒假去探望姥姥时，竟发现姥姥后来在她的一块菜地里种了一棵腊梅。那腊梅像故人一样，在大雪里对我倾吐一树芳华。我想起倒下去的那一枝腊梅，眼前扑朔迷离，恍惚觉得它正从这棵树里旁逸斜出，幽香袭人。原来隐藏在我心里的小小遗憾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心胸豁然开朗，一股生命的力量在身体里奔涌，并且散发出灿烂之美。那时，姥姥的年龄应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吧，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的神态多么安详。我想此刻我似乎明白姥姥彼时种花的心境，而大多年龄相仿的人都有某种相似的心境吧。

去年的一个秋天，我穿过一个马路时，路口有人喊我，你是某某的妈妈吗？他说着我孩子的乳名。我认出了他——二十多年前我单位宿舍边一个杂货店老板。他说他在等车，他现在在开大货车，跑运输了。还说他的老婆已去世，不过走得很快，没受罪。他说得那么平静，我想他只是想倾诉一下，让一个曾经认识的人知道而已，并不想博得我的同情罢，于是我也只是轻声说了一下，哦，仿佛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一样，“走得没受罪”便是深深的慰藉了。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天天在店里烧饭的女人形象，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的名字叫小花，爱笑。一次，我的还在学走路的孩子站在他家店里的柜台上，随着店里的音乐声摇头晃脑，左右摇摆，憨态可掬，逗得他家小花直乐。转眼，那些情景已如花一样在记忆中飘荡，而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正感叹着，车已到，他挥手向我告别。他的身影在行走，如一棵移动的树，出现了，又消失了，而他的小花在远处开放，这就够了。我很欣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

一个人的生命多像这棵石竹，只要给它一些土，一些阳光，一些水，他就能活下去，并能自得其乐，自得其美。

我依旧给石竹浇水，不敢怠慢，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是一心一意爱着它罢了。

走过新冠疫情的突袭，伴着梅雨季节的雷电与暴雨，石竹在恣意生长。我感受到一种复活的欢欣，一种昂扬向上的鼓舞。生命，所有的生命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大地上汹涌澎拜，波澜壮阔！

更没想到的是，在立秋这天，石竹打了一个花苞，第二天早晨已悄然绽放——光鲜亮丽，一尘不染。我多么感动，用手抚摸着它娇嫩柔滑的花瓣，凑近它，大声说，谢谢你！美丽的花朵也贴近了我的脸颊，使那声音似乎从它的花蕊中再次传出，又像从一个幽谷里发出颤颤的回音。那一刹那，我感觉石竹听懂了我的声音。要知道，这天可是我的生日呀！从此，那朵石竹永远映在我的脑海之中。

后来，又一朵，两朵，三朵……多彩的石竹花奔涌而来，给明媚的秋天抹上了一层热烈的气氛。

●芳草

# 依恋云彩

下班回来，搬把椅子坐在窗前，从11楼落地窗望下去，十字路口的车来车往，行人川流不息，行色匆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是这样细水长流。我也是蝼蚁中一员，生活、工作，每天忙忙碌碌，只是很少有闲暇观察自己。

西边天空一抹橘红色云彩，晕染了彤红的落日，云彩瞬息万千，变幻莫测，有种绚烂极致的美！令我无限向往，有种本能的依恋，像对亲人，对恋人。

小时候，整个夏季的傍晚都属于快乐的我。黄昏时分，拎只小桶和弟弟一起来到小河边，边摸小鱼虾边看落日。最沉迷于绚丽多姿的浮云，虚无飘渺的薄雾像极了仙女的云裳。我问祖母，这是仙女的衣裳么？祖母呵呵笑着，布满青筋的双手搓上那条始终系在身上的蓝布围裙，眯起眼，抬起一只手搭在眉睫，说：天上的仙女们衣裳可好看了！祖母又跟我说起七仙女的故事。听了好多遍，还会落泪。祖母便刮我的小鼻子，说，这娃儿将来是心善的人儿呢。儿时的我还不太懂祖母说的心善是什么意思，只是想，将来长大了，我可以穿上这云彩霓裳么？

落日渐渐西沉，暮色四合处，屋前两丛蓝盈盈的洗澡花开了，蓝色的茎叶托着白色的花瓣，娇滴滴地开了，洗澡花形状像喇叭，故也叫喇叭花，花瓣薄而透明，一天中只在傍晚时分盛开，傍晚时分是我们孩童洗澡的时候，故家乡人都将喇叭花称作“洗澡花”。我最爱洗澡花，常常采摘下花瓣，放在澡盆里，边嬉戏边洗澡，有点像现在的牛奶玫瑰花瓣SPA，高级又时尚的养生浴。

祖母每每此时喊我们回家，我和弟弟淋着湿漉漉的裤脚上岸，抬头，山村的夜空离我们很近很近，点点星光已悄然升起。我喜欢长长的夏夜，喜欢慈祥的老祖母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祖母天天讲啊，总也讲不完，最后我们总在满天繁星的院子里在祖母怀里甜甜地进入梦乡。

祖母是旧时小脚女人，印象中，她总是一丝不苟地梳着光亮的发髻，着长衫，锥子一样的三寸金莲像圆规一样细细地踩着。我总担心祖母走路会摔跤。有时我会故意从祖母身边跑过去，我从左边跑，她往右边晃，我从右边跑，她往左边摇。祖母就这样被我绕昏了，嗔骂着：你这小鬼，捣乱呢。

夏天的黄昏，趁着悠闲的时光，祖母会烧上一大锅开水，倒在高脚木盆里，坐在院子里泡她那双畸形的双脚，待泡了脚底泛白。祖母拿剪刀小心翼翼地修着厚厚的老茧。我总是好奇地蹲在祖母身旁，问祖母：还疼吗？祖母的脸像一枚风干的核桃，深邃的眼眶望着西边满天的云，然后跟我讲起旧社会女人的命运。祖母的眼睛里似乎装满了全是故事，小小的我觉得祖母定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在我出生之前，祖父就离开了我们。听父亲说，祖父母相濡以沫相爱一生。他们待人诚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勤劳朴实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祖父外出劳作，夜幕降临，祖母总是站在桂花树下守望晚归的祖父。

如今，祖母已老在风里。我已长成妇人，晚霞里，我常常孤独而执着地守护着一隅内心深处的独白……

●贺琳

# 传统戏曲的吸引力

上世纪的农村，尤是偏僻山区，农民对文化生活特别渴求。那时，难得一回县剧团下乡。农民们以火把照路，徒步十里、二十里观看。看完戏，剧中情节萦回脑际，或讲给未去的人听，久久不忘。传统戏曲的吸引力很大。

那时，乡间逢节庆和红白喜事，最体面最隆重的就是请草台班子演戏。主要是黄梅戏，偶尔演文南词、鸡公调、京剧。传统戏曲是民族文化之根，它浓缩社会生活，演绎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能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反应。戏曲教人爱国，教人良善，且寓教于乐。尤是黄梅戏乡音乡情，接近普通话，不识字老人也看得懂。观众通过美听美赏，在浸润中得到启发，潜移默化，受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岳飞、杨家将等人物的戏，歌颂英勇不屈的民族英雄，同时揭发和鞭挞陷害忠良的权奸。观众一个个对奸贼予憎恨，激发家国情怀。穆桂英、罗成、黄忠分别代表不同性别、年龄的英雄典型，勇敢才是真豪杰，爱国才是大丈夫。民众最恨嫌贫爱富。《荞麦记》主角之一的王百万是富豪的反面典型、唯利是图、鼠目寸光。后家产被大火烧个精光，虽含因果报应，其实亦合“盛衰相循”和“福兮祸所伏”的客观规律。“穷三女”成为贫不失志、勤奋上进的模范，其发达后不计前嫌尽孝道，亦证示人为善福运自到，或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的道理。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自由恋爱志趣相投才得幸福。以抒情见长的黄梅戏的爱情戏自然不少。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祝》、《女驸马》、《游春》、《蓝桥会》和《断桥》等等。男女青年一见钟情，一丝一缕，一朝一暮都成了心中的千千结，便矢志不移，多么纯洁、圣洁，可敬。爱情和争取婚姻自由，敢于向传统势力，包括保守趋利的家长斗争难能可贵。尤是女方不嫌对象的出身和贫贱地位，无论多么艰难险阻，海枯石烂不变，生生死死结同心，令人钦佩。有的戏剧不仅演绎历经磨劫真情在，感动人心的大义，同时揭露如盘剥穷人的傅员外，自私心窄的牛嫂等反面人物。正心生良知，善念成德行。看完一场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评头论足，议论是非正误，激发人们去想像、去仰慕。乡下多有青年不顾世俗阻止，勇敢地追求自由婚姻，均是从戏曲中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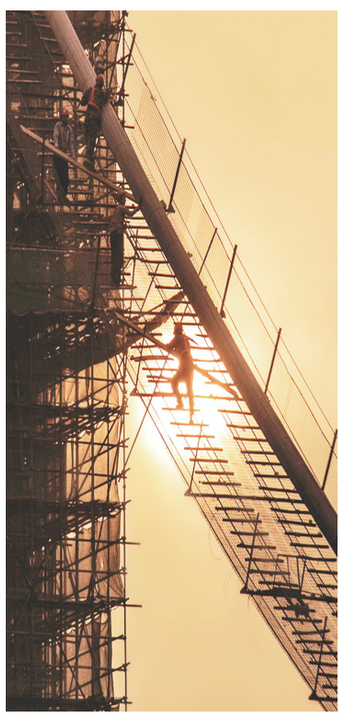
《孟姜女》送寒衣哭长城赞忠贞不渝的爱情，揭露了平民百姓血泪凝的封建时代，其中“梦会”一唱一和更添相思的无奈与愁苦，令人潸然泪下。《罗帕记》、《半把剪刀》、《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揭示妇女在夫权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地位卑微，还套上重重“枷锁”，一个弱女子遭受欺凌，践踏，观者无不唏嘘、慨叹。至于封建专制的简单残酷荒唐，滥用刑罚，虚伪“道德”，封建官吏们的贪婪、骄横、凶狠、刻薄、虚伪、刚愎自用，以及“有理无钱莫进来”，行贿成风、贪赃枉法、沆瀣一气、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戏剧都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神州有青天”。包公是清廉、公正和智慧的代表，他秉公执法，为民除害，受世人钦敬。正直威严的包公又平易亲切。这个人物是被压迫人民寄托自己理想和信心一个形象，经过戏剧的塑造，包公成了一位正义之神。包公审案锄奸为民伸冤，使民众心中郁积的怨愤得到一定的宣泄。观者无不津津乐道。

黄梅戏还有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小戏。如《打猪草》、《闹花灯》、《卖杂货》、《点大麦》、《春香闹学》等耳熟能详。这些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戏，直接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民众的喜怒哀乐，十分接地气，如《王小六打豆腐》讽刺赌博、懒惰，赞扬勤劳积极向上，很为大家所喜爱。

黄梅戏谓山野里的风，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她贴近生活，表演细腻动人，有丰富的想象力，以活泼明快著称。她唱腔欢快清新优美，演员精唱精演加上乐器伴奏，更加清丽悠扬动听，观后使人忘了疲劳，心情振奋。

如今现代题材的戏剧更加丰富多彩。古典与时尚，传统与创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攀登 苗青 摄

大观